

世界文豪书系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

6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第六卷

东京人 上卷

高慧勤 主编

文洁若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川端夫婦在岩井邸

目 次

东京人 上卷	文若洁 译〔1〕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东 京 人

上 卷

文洁若 译



菖蒲浴

敬子将那枚爪子形翡翠戒指试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，正在打量的时候，朝子冲着她的后背说：

“妈，给点儿钱。”

“到哪儿去呀？”

敬子依然瞧着戒指上的宝石。

“去看高尔基的《底层》。是新剧^①哩。”

“我还能不知道《底层》是新剧吗！”

“听说连义官^②殿下都说过，‘值得看两遍……’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一点钟开演。再耽误就来不及啦。”

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给一千元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给一半儿都很勉强。”

敬子这才朝着女儿回过头来。就四十三岁来说，她长得多么少相啊。

二十岁的朝子身穿藏青色开襟长衫，细细的腰肢上紧紧地系着一根宽饰带。略带刚气的脸上，流露出一丝不满意的神情。

① 指 20 世纪初叶奠立的日本现代话剧，系与传统的旧剧歌舞伎相对而言。

② 日本当时（1955）的天皇裕仁（1926—1989 在位）之次子，1989 年登基的现在的天皇明仁之弟。



敬子从手提包里摸出一张五百元钞票，默默地递给了朝子。

朝子毫无表情，连招呼也没打一声就出去了，留下了郁闷的脚步声。

近来敬子每逢看到朝子神情郁闷，一阵痛楚就袭上心头，仿佛自己受到了谴责似的。她对朝子的哥哥清，也是这样的。只有最小的弓子才对敬子流露出纯朴的爱。

“喏，十二点啦。”敬子伸手拧了一下收音机的开关。看了看那只小金表的指针。短针和长针眼下正要重叠起来。收音机传来了正午的报时声。

从昨天晚上起，敬子一直在对着这只表的时间。这是最高级的帕特克^①，走得当然准啦，可敬子还是舒了口气。

翡翠是七十万元，帕特克是二十五万元，两样都是供出售的东西。敬子担任宝石钟表业的捐客。

新闻之后，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木琴独奏：比才^②的《卡门》。然而敬子却听见从二楼迈下来的沉重的脚步声。

敬子麻利地把戒指和手表装进各自的漂亮小匣里，塞入手提包，摆出迎接这脚步声的架势。

由于昨天晚上闹了别扭，她感到困惑，不知道怎样迎接发出这脚步声的主儿才好。

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上止住了。

一个在法兰绒睡衣外面罩了件高级绉绸宽袖棉袍，缠上好几道腰带的人，正呆呆地望着满是嫩叶的明亮的院子，从背影看，若有所思。

那是俊三，他的背影显出一副寒酸相，连敬子都隐隐难过起

① 英国名牌手表。

② 乔治·比才（1838—1875），法国作曲家，他的《卡门》（1875）开创了歌剧史新篇章。

来，不禁竭力用自然的声调向他招呼道：

“你喝茶吗？”

敬子的丈夫阵亡了，如今她和岛木俊三一道过日子。清和朝子是丈夫的遗儿。弓子却是俊三带来的孩子，并非敬子亲生的闺女。

俊三来到紫檀木桌子跟前，无精打采地坐了下来。兴许是安眠药在作怪，他脸上青肿。

“能不能把二楼上那间屋里你的行李搬下来，放在这屋？”

敬子没能理解这句出人意表、莫名其妙的话，就“啊”了一声。

五一节，二号是星期日，三号是宪法发布日，今天又是端午节（男儿节）。这阵子一连几天都是假日。

昨天，俊三从公司里回来得很迟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边抱敬子，边唤着已经分手的妻子的名字：

“京子……”

这下子就扫了兴。这之后，俊三竟然央求敬子把这座房子抵押出去，替他凑一笔钱。这房子是四五年前敬子用自己的钱盖的。

“你醉啦。这房子不是咱们惟一的依靠吗？我不是经常念叨一旦紧急的时候，要么就把这房子合算地租出去，要么就经营一家旅馆来糊口吗？早就到了该这么做的时候啦。”敬子说。

俊三的公司岌岌可危，筹不到款。他大概认为凭着这座房子就能够借到二百万元。哪怕把这笔钱投进去，暂时应付一下也是好的。然而敬子并不想失掉这座房子。

饶这么着，清和朝子还冷漠地瞧着母亲怎样对待俊三呢。要是此刻敬子又在俊三面前变得软弱，那恐怕就意味着全家的破灭。



“女人出力盖起来的房子，你这个男人居然？……真不够意思。”

“对，就是不够意思嘛。一旦走下坡路，咱就变得卑鄙啦。”

尽管不想跟醉汉一般见识，敬子也还是把嗓门提高了。

这时，两个人这间屋的纸隔扇被拉开了，弓子悄然喃喃地说了句：

“爹，您别让妈妈为难……”

多亏了弓子，否则这场争吵想必是平息不了的。

“弓儿，谢谢……晚安。”敬子的声调变得柔和了。

可是敬子到楼下的屋里去睡了。打从她和俊三同居以来，这还是头一次。

俊三的生意已经萧条一年半还多了，他为失眠症所苦，脾气很坏。有时言行也离谱儿。更不给敬子生活费。

敬子要么抛售了股票，要么由于宝石、手表的销路好而拿到佣金的时候，还给俊三那位患病的妻子寄疗养费去。

敬子有独立生活能力，又有以前曾做过相当大的买卖的经验，所以纵然眼下男人背时倒运，她只是同情而已，绝不曾责备他，自己也不曾着慌。

敬子简直不明白俊三怎么会对昨天晚上那场争吵耿耿于怀，今天早晨竟提出要敬子把衣橱和什物搬下楼去，就像是除掉可恨碍事的东西似的。这个人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？

敬子左手托着下巴，一双大眼睛瞧着俊三那有点发白的嘴唇，说道：

“搬嘛，倒也没关系。不过，一搬家具，就会起灰尘，等于是搞大扫除。你自己到楼下随便哪间去睡，不就结了吗？”

她的口气不由得又变得生硬而呆板了。

“我是想变换一下心情。要是那么费事，就算啦。”俊三这么说着，露出斗输了的狗那样的神情。他依然把双手揣在怀里。

五六年前那种男子汉气概已荡然无存。敬子忽然起身到厨房去，吩咐女佣给俊三开饭，并且问了声：

“今天你在澡水里放菖蒲了吧？”

近两三年来，敬子每次出门之前，总习惯于一定洗个澡。

这出于女人家的意愿：带上价格昂贵的宝石和手表去拜访适当的买主儿时，尽量地想显得年轻漂亮一些。同时这是做生意的窍门。为了兜售贵重的戒指，自己最好看上去与之般配。要是觉得胆怯，或是被主顾所压倒，那可使得不得。敬子还有这么一手：乘高级轿车上门。

全家修建得最讲究的是浴室。敬子说：

“我是考虑到将来要开旅馆的时候才这么做的。”

其实骨子里她是为了在此心情酣畅地搞自己的美容术。

隔着高腰窗^①的玻璃，只能瞥见隔壁宅邸的杂木林。

“多少有点儿温泉浴场的气氛吧。”

用的是煤气，很快就能把水烧热。构造新颖，锅炉被藏得连个影儿都不见，只消从澡盆里伸手拧那小小旋钮，就能点燃或熄灭煤气。

敬子拉开扁柏木门，只见弓子泡在澡水里，正把菖蒲叶儿弄得啪啪作响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，您还没洗吗？”

“弓儿，原来你在洗呢。”

“哥哥姐姐都洗完啦。我还以为妈妈早就洗了。”

弓子泛出能够和敬子同浴而感到高兴的神色。

敬子一面冲洗，一面得以恢复轻松的心情。

弓子是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才开始和敬子等人共同生活

^① 指下半截装有一米左右高的护板的窗子。



的，所以彼此没有血缘关系自不用说，连敬子从自己父亲那里挤走了生身之母这一点，她都一清二楚。然而弓子现在把敬子当作亲娘那样地依恋着。她温和顺从到简直太幼稚了的程度。

今年的“母亲节”^①又快到了。去年的母亲节这一天，敬子亲生的儿女清和朝子没有任何表示，只有弓子给了她一束粉红色石竹花：

“母亲，这个……”

平时弓子总喊“妈妈”，惟独这一天，却叫起“母亲”来。敬子热泪盈眶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弓子出生的时候，她母亲已患上了肺病。兴许是分娩加重了病情，弓子就由奶奶抚养着，母亲则住进了医院。不久，父亲应征入伍，奶奶也去世了，弓子东一家西一家地转来转去，就这样迎接了少女时代。

由于父亲与敬子开始同居，弓子总算在一个像是家的地方安顿下来了。弓子总算说是头一次放了心，甚至感到幸福了也说不定。敬子也对弓子产生了感情。弓子则对敬子信赖到家了。

弓子长得太美了。因而敬子的一对亲生儿女好像觉得眩目似的，一开始就对她投以惊异与敬意交加的眼光。他们与其说是妒羡母亲和弓子之间的感情，毋宁说是觉得纳闷似的。

弓子泡在澡水里说：

“妈妈，菖蒲长了虫子哩。”

“什么样的？”

“喏。”

“哪个，哪个？……你说什么呀，弓儿，这是菖蒲花啊。”

敬子拾起那朵穗儿般的淡黄色小花，戳了戳弓子的耳根。弓

① 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为母亲节，这个节日起源于美国、加拿大等国。

子有着一对丰腴可爱的耳垂。

“别价，别价，妈妈。”

“这是花呀。”

“菖蒲花不是紫色或白色的吗？画儿上和和服上那大朵大朵的花儿……”

“你所知道的是花菖蒲，玉蝉花……叶子和茎的气味不是这样的吧。香水的原料也是从这儿采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种气味。也许是因为小时候没洗过菖蒲浴的关系吧？”弓子的眼睛里露出了想起什么似的神色，“妈妈每年都洗柚子浴啦，菖蒲浴什么的。”

“我小的时候，每年过端午节，工商区^①家家户户都在房顶上供起菖蒲和艾蒿，女人就用这叶子把头发扎起来。是一种符咒。”

“是干什么用的符咒呀？……”

“避邪用的。我也替你用这扎起头发来吧，省得着了魔。”

弓子的头发很直溜，乌黑漂亮，要是电烫得弯弯曲曲的，就太可惜了。于是把刘海儿剪短，脑后高高地拢在一起，平素就系上一根可心的缎带。这种发式是敬子灵机一动想出来的，很适合于弓子。

“像这样扎上菖蒲叶儿，看上去就活像是日本传说中的公主啦。”敬子出神地盯着看，“要是用缎带扎起，就有一种异国派头……”

弓子先浴罢，正在揩拭肌肤上的水珠儿。敬子虽然同是女人，弓子的裸体却几乎使她着迷。弓子虚岁方十九，适值厄运之年^②，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女性了。

① 原文作下町，指工商业者聚居的低洼地区。

② 在日本，女子交十九、三十三、四十九岁被视为厄运之年。



报纸杂志上一度接连刊载有关用手术改变性别的信息，弓子也读了。有一天，她漫不经心地笑着说：

“弓子大概完全是个女人，很遗憾……”

敬子也笑着支吾过去：

“这可为难啦。”

弓子只有嘴边长得像父亲。敬子时而思忖：弓子那炯炯有神的眼睛、修长的后颈以及耳朵的轮廓恐怕都随母亲吧。从未见过的俊三那位妻子之美，不时地浮现到弓子脸上。

听说经过十五六年疗养之后，近来俊三的妻子已痊愈。

敬子对弓子有着满腔不可思议的挚爱：即使非把俊三还给那位妻子不可，她也不想把弓子还给其生母。

“你自己有两个体面的孩子嘛……”俊三的妻子多半会这么说，“我一身是病，再也生不出来啦。由于生了弓子，我病倒了十五年哪。”

敬子该怎样回答才好呢？就听凭弓子去拿主意吧。敬子巴不得弓子肯选上自己。

弓子从浴室门外说：

“妈妈，早点儿回来吧。”

她大概正照镜子呢。

“弓儿今天看家吗？……”

“哥哥说什么要带我去看电影呢……”

“清在家吗？”

“他是穿着木屐出去的，就在附近吧。”

岛木俊三不是那种肯照料孩子的人。他自己的女儿弓子跟敬子亲亲热热也罢，敬子的儿女清和朝子不跟自己亲近也罢，他好像都不大介意。

这个家是两个各有各的孩子的人凑在一起组成的，俊三如此

漠不关心，倒也不是没有便利之处。弓子也可以说是因为父亲丢开她不管，才越发依恋敬子。

敬子还在国营电车公司车站开小卖店时，俊三就曾把弓子当作一只小猫似的托给她照料，使她吃了一惊。对此，她记忆犹新。

记得那是昭和二十三年^①的事。

敬子的店小得仿佛是随便摆在山手线内绕线^②的站台上一般。生意兴隆得很，就像是撒开了卖似的。站在半圆形的店里的敬子，几乎顾不得去看顾客的脸和服装。

“太危险，等下一趟吧。危险哩。危险，危险！”每逢电车站，站务员都这么喊着，拨开人群挤到簇拥在车门口的乘客当中去。

有个复员兵对敬子说：

“大妈，给个蜜柑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敬子对“大妈”这个称呼不服气，但她已不能算是“大姐”了吧。

这是四月底的一天。忽然热得让人出汗，蜜柑卖得很冲。

复员兵的头发和肩膀奇怪地褪成淡茶色，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喷了一通滴滴涕。

“您是从哪儿？……”敬子问。

“从上海。是打佐世保^③出发的。我想打听一下……”

“欸。”敬子边回答边忙碌着。她麻利地把巧克力递到幼儿从柜台底下伸过来的手里，并递给中年男子一包和平牌香烟和一盒

① 即 1948 年。

② 指东京都内双轨环行电车线路的山手线内绕线。

③ 日本长崎县西北部的港湾城市，二次大战结束前为军港。



火柴，递给那位唇膏涂得比所扎的腰带还要红艳的姑娘两袋甜豆儿^①。

“请问，世田谷的东松原已经烧光了吗？”复员兵问。

“没有。那一带好像平安无事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那个人似乎没有人来迎迓。他背着的那只沉甸甸的背囊映入了她的眼帘。她想起了阵亡的丈夫。

敬子身后有个半坪^②左右的货箱。掀开盖子一看，里面丢进了不少纸币，就像成簇的落叶一般。每逢手头的纸板盒里装满了卖东西的钱，她只消往这里一倒就成了。

敬子的货箱或许还起了广告塔的作用，上面贴满了电影、自行车竞赛、游乐场的海报。

已故的丈夫是个耿直的铁道职员，所以敬子从未经手过这么多钱。货币也贬值得厉害。

“站务员会不会罢工呢？……不然的话，连喘气儿的工夫都没有啦。”敬子这么嘟囔着。但她非但不以为苦，反倒干得兴致勃勃。

小卖店于晚上九点钟打烊儿。一到九点，站台毕竟就冷清的了。

敬子正在拾掇柜台上的商品时，有人招呼了一声：

“白井嫂。”

拎着小型提包的俊三，带着弓子站在那里。

“哎呀，小姐，跟爸爸去旅行吧？……”敬子用轻松的口吻这么一说，可爱的弓子凄然把视线移开了。

① 也叫糖豆儿。把红小豆用糖汁煮熟后撒上糖粉制成。

② 约合 1.65 平方米。